

柳宗元的寓言與佛經

道 元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學家和散文家。他的文章各體兼長，無論是政論、遊記、散文、寓言等，都有獨到的成就。尤其是在他的散文中有一部份寓言，寓意深刻，說理精辟，趣味雋永，耐人尋味。他的寓言獲得如此成就與佛經學習對他影響是分不開的。以下從三個方面來闡述：

一、唐代中期寓言的復興

我國是一個寓言創作非常發達的國家，寓言之多，如大林深泉；同希臘、印度成為世界寓言三大發源地。早在先秦時代，我國的寓言就結出了燦爛的成果。比如『墨子』、『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和『戰國策』裏都記載了大量寓言故事，形成了寓言故事羣。從先秦一直發展到近代，形成了我們自己民族源遠流長的寓言。

先秦到唐代的寓言有兩個特點：①中國寓言所描寫的體裁絕大多數是寫人，比如：『孟子·公孫丑上』裏的「揠苗助長」，『莊子』裏的「庖丁解牛」，『韓非子·五蠹』裏的「守株待兔」

」，以及『呂氏春秋』裏的「刻舟求劍」。而寫動物的寓言很少，比如：『戰國策』裏的「狐假虎威」。從這一點上講同古希臘和印度寓言大不相同。因為，希臘和印度寫動物的寓言故事特別多。②我國先秦到唐代的寓言基本上是依附在散文之中，作為說理，使說理透徹明了；寓言本身並不是獨立成篇，也就是沒有成為一篇完整的獨立的文學作品，只是在文章中出現。在中國早期寓言中，寓言沒有題目，而今天我們見到寓言都有題目，這題名都是後人加的。總之，從先秦開始的寓言一般是着重論辯，它是作品有機的組成部份，本身沒有獨立的價值。但我國的寓言有很多優點，寓言故事的「喻體」與所要表達的意義的「喻依」配合貼切，寓意深刻，思想機智，觀察敏銳，哲理性強，感情充沛。先秦寓言通常被稱為「哲理寓言」。而兩漢時期的寓言所得成就不如先秦，但數量比較多，除繼承先秦的寓言之外，又發展了勸戒寓言，所以兩漢的寓言被稱為「勸戒寓言」。

先秦到唐朝差不多五百年，在這期間，寓言創作比較消沉，沒有多大特點。這種情況到唐代中葉寓言才得到發展，開始了我

國寓言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原因有二：①由於印度大量的佛經中的寓言故事翻譯而傳入中國，為中國的寓言創作注入了新的血液，產生一定的影響；②由於安史之後，古文運動的興起，寓言也出現了復興。因此，唐代中葉的寓言是先秦以後寓言創作的新高潮。這段時間的寓言創作，也是古文運動的作家。如：元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等人，在他們的文中寓言作品有不少，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從未達到的高漲勢態。在唐代中葉寓言的復興，以柳宗元的寓言為最有代表性。因柳宗元文章中的寓言數量比較多，其創作成就在古文運動中為最高，寫的寓言故事據統計有二十多個，其中的『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和永某氏之鼠）、『熊說』、『鵠說』、『蝸蝦傳』、『袁渴女』、『鞭賈』、『誘龍說』、『東海苦』、『憎王孫文』等，都是委婉生動，饒有興味的寓言故事。一般為寓言必須具有兩個條件：一、「幻設為文」的虛構故事；二、這個故事當中要包含深刻的寓意，比如以「拔苗助長」來說，給人啟發不能急于求成的道理。柳宗元的作品就具足了這兩個條件。他的寓言故事體現了中唐以來產生寓言的新生形態，在一定程度上講，他突破了先秦的寓言，從而超過了先秦以來的寓言。這當然有多種因素。特別重要的是外來文化對他寓言創作的影響，那就是印度佛經中的寓言故事傳入中國，對他的寓言創作起了深刻的影響。

(Kathasaritśagara)、『大故事花束』(Brhatkathamañjira)、『蓋世嘉言集』(Hitopadas'a)。這些書籍在印度都非常流行。其中只有『五卷書』譯成漢文，其餘三本還未翻譯。

然而，佛教跟印度古代寓言結下不解之緣，關係十分密切。佛陀誕生在印度，成道以後，為了轉大法輪，更好地宣傳佛教，使教義通俗易懂，妙趣橫生，引人入勝，讓人喜聞樂見，首先以一個生動的寓言故事作引導，然後來講說佛法，揭示真理。如『百喻經』偈頌所曰：「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智者取正義，戲笑便應棄。」意思是說，佛教的教義就如同阿伽陀藥（不死之藥），這種藥是用樹葉裹着；藥塗治之後，樹葉也就丟掉了。而戲笑也是如此。這裡把寓言故事比作裹藥的樹葉，深刻的含義正寄寓其中，讓人們借寓意領悟佛法。因此，佛教就引用印度古代寓言，發揮寓言的妙用，甚至還創作大量寓言，來進行說教。從佛教『阿含經』開始，佛經的寓言故事不斷出現，層出不窮，跟寓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以至後來佛經方面對寓言故事的保存、滙集、加工，會對印度古代寓言起重要的作用，佛經成了收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的寶庫。譬如，巴利文的『佛本生經』，就是一部文學性很强的作品，裏面收入了五百個寓言故事，都是生動活潑的散文體。在佛教傳入中國後，佛經也隨之而入。在翻譯佛經中，文學性很强的寓言故事的經典有：『生經』、『賢愚經』、『撰集百緣經』、『雜寶藏經』、『十誦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百喻經』、『雜譬喻經』、『舊雜譬喻經』等等。這些佛經都有大量的寓言記載，文中有自己的特點，往往通過佛陀本身故事所寫的，基本情節還是保存印度寓言的原貌。印度寓言和中國先秦寓言各有特點和色彩；印度寓言想象力豐富，文學性強；中國先秦寓言思想敏銳，哲理性強。總之，古代印度寓言有兩個特點：①動物寓言數量極多，如『五卷書』裏就記載了大量的動物故事，『佛本生經』裏就有一百七十個動物故事。②結構形式完整嚴謹，故事有頭有尾，同中國先秦寓言附在作品著作中有

二、佛經的寓言故事對柳宗元的影響

印度同中國一樣是世界寓言發源地之一。印度早在上古時期，佛陀降生以前，印度大陸就有數不清的寓言故事在民間流傳，所以，印度寓言的出現比中國書面記載更早。當時，印度的寓言基本上都是羣衆口頭創作，流傳廣泛，沒有書面記載，也不知作者究竟是誰；而其中某些寓言故事由於衆口相傳，補充加工，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同一個寓言故事往往有好幾種說法。經過相當長的口頭流傳，後來才有書面記載。印度記載古代寓言故事性的著名著作有：『五卷書』(Pañcatantra)、『故事海』(Pāṇini)

百緣經)、『雜寶藏經』、『十誦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百喻經』、『雜譬喻經』、『舊雜譬喻經』等等。這些佛經都有大量的寓言記載，文中有自己的特點，往往通過佛陀本身故事所寫的，基本情節還是保存印度寓言的原貌。印度寓言和中國先秦寓言各有特點和色彩；印度寓言想象力豐富，文學性強；中國先秦寓言思想敏銳，哲理性強。總之，古代印度寓言有兩個特點：①動物寓言數量極多，如『五卷書』裏就記載了大量的動物故事，『佛本生經』裏就有一百七十個動物故事。②結構形式完整嚴謹，故事有頭有尾，同中國先秦寓言附在作品著作中有

很大不同。而佛經中寓言結構形式有特別完整的格局，總的講有

三點：①寓言有題目；②正文當中前面一大部份用來敘說故事，在寓言中稱之爲「喻體」；③正文中最後一段講道理，點明故事中所包含的喻意，在寓言中，稱之爲「喻依」。在佛經中都具備這三點，比如『百喻經』、『雜譬喻經』等就是典型事例，其故事幽默有趣，從結構形式上講也是佛經語言的典範。

在漢魏兩晉南北朝時大量的佛經就源遠不斷地翻譯到中國，對我國的寓言發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在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翻譯規模宏大，湧現很多翻譯家，如：鳩摩羅什、安世高、玄奘、義淨等。在這裏他們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唐代中期是佛經大放光彩的時期，對我國文學的影響很大。柳宗元正處在這個時期。他自幼好佛，寫下不少對佛教讚美和信仰的詩篇。後來因參與以王叔文爲首的政治革新活動，改任禮部員外郎。革新失敗，被貶爲永州司馬，在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佛經。所以，他的寓言創作明顯地受到佛經的影響。比如說他的『東海苦』，所說的是兩個學佛的人，同出毘盧遮那海，一個人安於現狀不用功，最後一事無成；另一個人却和他恰恰相反，不斷進取，精進不退地用功，功到自然成，即生淨土。而且，後面一段還使用了很多佛經中的語言。從他這個寓言故事來講，他完全是受到佛經的影響，而創造出來的寓言。另外，他有一部份的寓言，是根據佛經中的寓言脫胎轉化而再創作。從整體上來講，他受佛經寓言影響有兩個方面：①體裁。他的寓言約有半數以上以動物爲體裁的寓言。他所描寫的動物對象，通常都是以佛經寓言中的動物爲主角，如：鹿、驢、鼠、熊、猴等。再如『賢愚經』卷六『月光王施頭品』曰：「虎豹豺狼，禽獸之屬，自投自擲，跳踉鳴叫；」在『生經』卷一『佛說弊獮猴經』中，也是描寫動物。他從佛經寓言中得到了啓發，故以動物爲體裁。②結構形式。中國寓言發展到唐中葉柳宗元等人的手裏，形成了獨立的寓言文學故事。他的寓言都有題目，同佛經寓言故事一樣，首先講故事，在講故事之後，也用一段話講道理，點明故事中所包含的寓意。這是佛經寓言对他影响的結果。

三、「黔之驢」的淵源及其遞變之由來

『黔之驢』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是他革新失敗後貶至永州所寫，文章不到二百字，却寫得很生動有味，發人深思。然而，柳宗元的取材淵源，出處又在那裏呢？

有人說，柳宗元的『黔之驢』是來源於古代印度寓言中一個的故事體裁，並且說，此故事會記載在『五卷書』和『佛本生經』裏。如果說柳宗元的『黔之驢』體裁來源於古代印度寓言，這話沒有錯，也毫無疑問之處。因爲，關於古代印度寓言中一個的故事，在東南亞流傳廣泛，還流行於世界，並一致共認，此故事是來源於古代印度寓言。如果說柳宗元的『黔之驢』取材是受『五卷書』的影響而寫的，那就牛頭不對馬嘴，大錯特錯，無稽之談。因爲，印度的『五卷書』是二十世紀翻譯到中國，在唐代中葉還沒有傳到我國，怎能說柳宗元的『黔之驢』受『五卷書』的影響呢？

『佛本生經』在唐初就翻譯到中國。如果說柳宗元的『黔之驢』是受『佛本生經』影響，也並不完全正確。因爲，『佛本生經』中講的驢是處於被動地位，而柳宗元筆下的驢是處於主動地位，驢主動地踢了老虎一蹄。可是，『佛本生經』裏的驢只講驢叫一聲，沒有踢虎。那麼，柳宗元『黔之驢』的體裁究竟取於何處？在西晉時，法炬譯的『佛說羣牛譬經』裏就可以找出答案。『佛說羣牛譬經』裏講的驢不但鳴叫，而且踢了虎一蹄，這與柳宗元的『黔之驢』中的驢完全相似。所以，應該說柳宗元的『黔之驢』是受『佛說羣牛譬經』的影響。

佛經的故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流傳相當深遠，滲透到我國各族人民生活之中，對中國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廣、之大，是不可估量。如果說我國古代文化藝術寶庫裏儲藏着一箱箱一匣匣的珍奇瑰寶，那麼，佛經的寓言故事和佛教文化，便是其中一箱一匣獨放異彩的稀世之寶，閃閃發光。因此，佛經寓言故事是我國寶庫中一份寶貴遺產，其藝術生命之樹是常青的。